

## 庚款负笈 自强追梦

### ——由一张留美清华同学老照片说起

○袁 帆（1975级建工）

最近我在上海图书馆的收藏系统中发现了一本《清华同学会中文期年刊》，这是由留美清华同学会于1917年在美国编辑印刷的珍贵史料。书中有一张合影照片十分引人注目，其英文注解为“Tsing Hua Reunion at Andover Summer Conference 1916”（1916年安多佛夏令会的清华团聚）。从这张拍摄于一个世纪前的老照片上可以辨认出共有80人（女士20人，男士60人），另有一名幼儿。照片中似有7名外籍人士（女4人，男3人）。

在《年刊》的“同学会新闻”中有一则“恳亲大会”的报道，可以视作是这张合影的背景说明。报道全文如下：

本会去夏在美国麻省安独佛，于中国学生夏令会时（八月下旬），集与会诸会友，开恳亲大会，并聚餐于安独佛高等学堂之膳厅，到会者约八十余人。除清华旧学生外，来宾甚多。此外留美监督黄佐庭先生，及前清华教员卞格题二女士，史丽女士，沙伯女士，胡乐德博士，华而富博士等，济济一堂，颇极他乡遇故知之趣。

由杨君永清主席，黄监督，胡博士，余君日宣，桂君质庭，陈君立庭相继演说，妙语生春，合座欢然。继复唱母校校歌，及各种欢呼。殿以史丽女士之《空城计》。“此曲只应中国有，异乡哪得几回闻”，出之史女士口中，尤觉高山流水，



留美清华同学聚会合影（1916.8 美国）

有绕梁不绝之妙，众大乐之。男女诸同学，因且歌且笑，且笑且餐。及散，已夕阳在山矣。旧雨联欢，离愁消歇，更不知在他邦作寓公也。

## 一、老照片的拍摄背景和重要历史人物

细读这则报道后，关于这张老照片的拍摄时间、地点以及人物的大致情况已经比较清楚。原来这是1916年8月下旬，“留美中国学生总会”在美国麻省Andover（安多佛，旧译：安独佛）举行夏令会（Summer Conference）期间，“留美清华同学会”专门召集参会的清华同学举行“恳亲会”时拍摄。拍摄地点是在安多佛中学（Phillips Academy Andover）。这是一所创办于1778年的著名美国私立高中。

自1909年清政府派出首批庚款留美生之后，至1915年共有377人享用庚款赴美留学，这些人在历史上都被算作是清华同学。据《年刊》披露，1916年8月在美国各学校留学的各级清华同学还有190人。也就是说，约有70人出席了这次聚会。综合能够找到的各种资料，可以大致梳理出报道中有名有姓的几位清华留美生的简要情况。

担任集会召集人（主席）的杨永清（1891—1956），浙江人，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学习法律、政治，获得硕士学位。他回国后于1927年起担任东吴大学的首位华人校长，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，如今的苏州大学在校内为他竖立一尊铜像以示永久纪念。余日宣（1890—1958），湖北人，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、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政治及教育，获硕士学位。回国后一直从事



杨永清先生

教育事业，曾担任清华大学首任政治系主任，后在上海沪江大学、复旦大学任教。在《清华大学志》中被列入清华大学“人物”榜中。桂质庭（1895—1961），湖北人，在美学习物理学长达8年，1917年在耶鲁取得学士学位，1920年在康奈尔取得硕士，1925年在普林斯顿获得博士，回国后一直在湖北武汉的华中大学中担任物理教授。他热心社会工作，曾是清华同学会刊物编辑部的英文编辑。陈立庭，山东人（1892?—1947），1917年在耶鲁获得文学士学位，后还在麻省理工学习，回国后曾在上海金城银行供职，担任过甘肃财政厅厅长。

非常巧合的是，这四人都是清华学校高等科1913级同学，毕业后于1914年赴美留学。由此我联想到，清华留美同学会正是1913年6月29日在清华园成立的，这一天也成为今天清华校友总会的成立日，而首任会长正是杨永清。根据清华校史记载，在1914年8月赴美途中，同学们和护送他们的校长周诒春（1883—1958）一起，于“中国”号邮轮上重新修订了《清华同学会章程》。所以说，照片上的同学都是清华同学会“鼻祖”级会员，他们参与并见证了清华校友总会历史的肇始，杨永清的名字也被列入清华大学“知名校友名录”中。

## □ 史料一页

此外，在出席聚会的女士中，极有可能包括1914年6月考取的第一批10位清华专科女生，她们是：汤霭林、王瑞娴、周淑安、张瑞珍、陈衡哲、唐玉瑞、杨毓英、韩美英、薛林苟、李凤麟。她们和后来考取的6批专科女生一起，成为“庚款留美女生”群体（共53人）。虽然她们都是并未在清华园中学习过的“清华同学”，但她们是民国早年女青年中的佼佼者，回国后也大都成为我国中高层次女知识分子中的先驱人物，这一点已被记载于清华的历史中。

根据清华校史记载，早期的清华学堂（校）作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，十分重视英语及有关西方人文和现代学科教育，专门从美国聘请一批具有一定教学资质的教师前来任教。1911年2月，就有16名美籍教师到校执教，他们也是清华的第一批外籍教师。他们传授包括英、法、德、罗马、拉丁等外语，物理、化学、数学、科学、生物、经济、历史、地理、演说学、音乐、绘画、手工、体育等多门课程，另外还兼任校医等职务。从授课及兼任的工作不难看出，当时这些外籍教师在清华教学工作中起着主导作用。

这次 Andover 聚会的另外一个亮点，



第二任驻美留学监督黄鼎

是有多位曾经在早期清华任教的外籍教员出席，包括“卞格题二女士，史丽女士，沙伯女士，胡乐德博士，华而富博士等”。这些外籍教师的英文名字



陈衡哲与丈夫任鸿隽

以及他们在清华教授课业的具体情况虽然需要进一步考证，但他们在清华的经历则是确定无疑的。从清华园分别几年后，昔日的中外师生在美国相聚，久别重逢的场面与气氛想必十分感人。特别有趣的是，其中的一位外籍教师“史丽女士”在聚会的最后，竟然还以一曲《空城计》“压轴”，引起“众大乐之”。由此猜想，这位女教师应该表演的是京剧清唱，以她在清华的短暂时间里竟能学会中国的“国粹”，并能在回国后仍能熟记于心，她对中国文化的迷恋程度可见一斑。难怪与会清华同学不免心生“此曲只应中国有，异乡哪得几回闻”“尤觉高山流水，有绕梁不绝之妙”的由衷感慨。这或许也可以说明，外籍教师在清华园传授知识和西方价值观的同时，也必然感受到东方文明不同寻常的魅力。

## 二、关于黄佐庭学监的逸事

随着1909年第一批庚款留美生到达美国，清华历史上就出现了名为“留（游）美学生监督处”的机构以及“驻美学生监督”这样一个特殊职务。到1933年清华最终裁撤“留美学生监督处”，24年间先后担任或代理过“留学监督”的有容揆（1861—1943）、黄鼎（1874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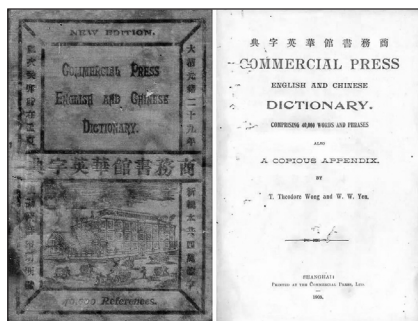
1919)、施赞元(1888—?)、赵国材(1879—?)、梅贻琦(1889—1962)、于焌吉(1899—1968)、赵元任(1892—1982)等7人。这其中有一人任职时间最长,担任监督近8年,他就是黄鼎。

黄鼎是谁?这是所有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人都要提出的问题。虽然时过境迁,关注他的人寥寥无几,但他绝对是中国近代教育史、文学史、清华史都不应该忘记的人物。在清华学校1917年出版的《游美同学录》上,我找到了有关黄鼎的记载:“黄鼎,字佐廷。1874年生于上海。189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,自费留学美国。1896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,1897年回国后任教于圣约翰大学及某校;1901年任山西大学堂翻译;1904年任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翻译,兼任沪宁铁路总翻译及秘书;1911年起,任驻美国游学监督。曾为学生报编辑,译有《迈尔通史》(Myers' General History),《雷森氏化学》(Remsen's Chemistry)及《克洛特氏进化论》(Edward Cloud's Evolution)。”

由此可知,照片中的“黄佐庭”与黄鼎(黄佐廷)就是同一个人,他的英文名为Theodore Ting Wong (T. T. Wong)。从他的履历上可以看出,这是一位在19世纪



1917年清华学校编《游美同学录》中有关黄鼎的简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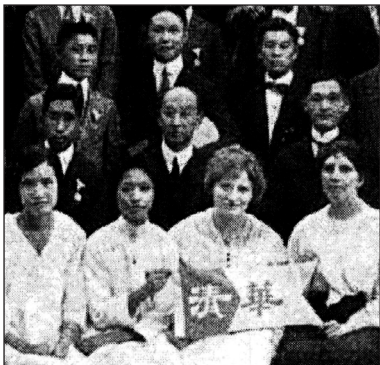


1905年黄鼎校订的《商务馆华英字典》

下半叶中国开始融入世界大潮流中走在前列的社会精英人士。更多的研究表明,黄鼎是弗吉尼亚大学最早的中国留学生,他在那里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功底,使得他在回国后就能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迅速发挥作用。

从1901年任山西大学堂译书院翻译开始,他参与的多部译作都产生重要影响,而该机构正是由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(Timothy Richard, 1845—1919)在上海设立的。在这期间,黄鼎和南洋公学出身的张在新合译了6篇福尔摩斯小说, Holmes的名字经由他们被首次译作“福而摩司”,进而转化为“福尔摩斯”这个流传至今的约定俗成的译法。此外,黄鼎还参与翻译和出版了有关高等、中等以及师范学堂的教学用书和外国名著共23种,包括《克洛特天演学》《最新天文图志》《最新地文图志》《世界名人传略》等。而由他主导翻译的美国人迈尔(P. V. N. Myers)所著的《迈尔通史》,在清末民初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“西洋”史书,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其重要地位。甚至于在商务印书馆1905年出版的《华英字典》,这本中国近代由华人编纂的著名双语词典,校订者也是黄鼎和





黄鼎在聚会合影中处于中心位置

曾经兼任清华学堂总办的颜惠庆（1877—1950），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他的中西学识与翻译造诣达到相当高水平。

黄鼎的学历和学术影响势必会引起社会各界关注，1911年9月16日（宣统三年七月二十四日），游美学务处向清政府外务部申请由黄鼎出任留美学生监督，呈文中写道：“查有美国大学毕业生黄鼎，福建人，年三十八岁，毕业回国十有四年，历充山西大学堂、上海梅溪书院及沪宁铁路等差，教育素有经验，办事亦甚勤敏，以之派充驻美留学监督，洵堪胜任。”

也就是这样，黄鼎开始了近8年之久的驻美学监的职业生涯，从而与留美清华同学产生了历史交集。虽然有关黄鼎担任驻美学监情况的一手史料还有待挖掘，但可以想象的是，他任职的那些年，正是清华派遣庚款留美学生的高峰期，帮助几百名留学生“安置学校、照料起居、稽查功课、收支学费”的日常管理工作自是十分繁忙，加之学监并非正式外交官，社会地位有限，在异国他乡处理纷繁事物，没有敬业精神和办事能力显然无法胜任。

从《年刊》中得知，在1916年8月的清华留美同学聚会上，黄佐庭（黄鼎）监

督发表了演说，在合影的老照片上，可以清楚地看到“黄监督”是坐在第二排15人的C位，这也表明了他在留美同学心中的地位以及融洽关系。类似的清华同学聚会一定还会有不少，黄监督肯定也将此当作联系留学生的机会，列为他的日常工作而时常奔赴美国各地。

然而恐怕谁都不曾料想，在两年后的1919年1月29日晚，黄鼎竟然在位于华盛顿卡罗拉马路2023号（2023 Kalorama Road, Washington）的驻美学生监督处内惨遭枪杀身亡，同时遇难的还有监督处的雇员谢昌熙。这件曾轰动一时的命案当时在清华留美同学中引起的震惊可想而知。美国警方虽然努力破案，但最后却因种种原因而将案件办成了一桩历史“悬案”，真凶至今也没有得到法律上的确认。不过综合各种迹象，表明这起命案与觊觎驻美学生监督处掌管的大额款项存在直接关系，个别留学生的品德恶劣，渐起歹念，谋财害命是大概率事件。

然而，这起案件复杂的侦办过程却意外地促进了美国司法制度的改革，确立了



驻美学生监督处位于华盛顿卡罗拉马路2023号内

“供词自愿”这一原则，直至影响到47年后发生的“米兰达”（Ernesto Miranda）一案。1966年，美国联邦法院就是利用“黄鼎遇害”的侦办案例，确立了嫌疑人“有权保持沉默”的权利，最终促成了“米兰达警告”（Miranda Warning）的诞生，亦即如今耳熟能详的名句：“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是你所说的一切都会成为呈堂证供……”（You have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nd refuse to answer questions.）黄鼎在人类促进社会进步的历程中最后一次“被留名”，代价却是宝贵的生命，这既令人感到意味十分苦涩，却也显示出血色的价值。

### 三、历史的沉思与启迪

在对老照片中的人和事进行梳理之后，我被其中包含的信息量所撼动。尤其是通过黄监督的个人经历以及他的悲剧，让我对早期留学生学习之路的崎岖坎坷有了进一步了解。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，再来细细端详这张老照片，我不由地陷入沉思……

老照片上人们，无论长幼、男女、中外，共同排列在写有“清华”二字的旗帜之后，表明他们都是“庚款留美”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直接关系人，并且十分看重与清华的关系。事实上，早期的清华学子远渡重洋来到美国，对享受“赔款”留学包含的民族耻辱是有概念的，对肩负向西方文明“取经”的使命也有一定认识，因此大都能秉持“修身养性，严于律己”的信条，在刻苦学习世界文明成果的同时，保持着中国文化的传统美德。在他们中鲜见以不正当理由滞留者，毕业生都能在学成之后，毅然返回祖国效力。正是这样，

才使得他们中间涌现出一大批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，成为中国现代科学教育事业的启蒙者和推动者。

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，清末民初兴起的出国留学运动有着非凡的意义。在当年的“留学潮”中，依照不同的留学国别、不同的留学生籍贯、不同的留学性质形成的社团不在少数，“庚款留美生”团体只是其中之一，且不是最早出现，然而却是为数很少的有着明确的使命意识（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），又有系统组织（留美学生监督处、清华留美同学会）的群体。这样鲜明的特质，决定了清华庚款留美生的整体表现、以及后来发挥的历史作用“独树一帜”，在中国教育（留学）史上留下可圈可点的一页。

透过一张老照片，无意间触及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清华留学史逸闻。当我再次凝视老照片上一张张意气风发的年轻面孔时，让我对清华庚款留美生这个优秀群体有了更多一层的认识。尽管现在无法确切知道照片上的学子具体都是谁，但并不妨碍后人对他们保持一份应有的敬意。“庚款留美生”在清华历史上形成了独特的榜样效应，留美同学会的建立为清华校友工作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影响着今天，乃至未来清华的持续发展。这无疑可以视作是这个特殊群体为清华留下的宝贵历史遗产，值得一代代清华人永远从中汲取营养，领受启迪。这正是：

中华振兴路艰难，取经渡洋不畏远；  
庚款负笈责任重，自强追梦信念坚。  
风云际会过百年，报国宏愿终未变；  
前贤启迪后辈志，清华抖擞再发展！

2021年1月30日 初稿

2021年2月22日 五稿修订